

ZHAO HUA WEN CONG

YUE XIU REN JIA

ZHAO HUA
朝花文丛

越秀人家

陈明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中国
藏

越秀章

朝花文丛

黄黎

主编

人家

陈

明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越秀人家/陈明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0.12

(朝花文丛/黄黎主编)

ISBN 7-5008-2489-0

I. 越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4171 号

出版发行	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鼓楼外大街,100011)
印刷	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经销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版次	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数	120 千字
印张	5.625
印数	1~1030 册
定价	160 元(总十册)



作者简介

陈明，笔名明子。

出生于广州市，籍贯广东阳江。广东电视大学毕业。曾在越秀区教育系统当教师、干部，现在是越秀区委宣传科科长兼区新闻秘书、越秀区文联常委、越秀笔会会长、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自幼爱好文学，喜欢写作，心与梦一起飘向很远的地方，写作是为了寻找灵魂的家园。写下了长篇小说《一朵飘浮的云》、《追星的女孩》、《春夏秋冬》及与人合作的《冬日明月》、《朝花集》、《青少年素质教育读本》等，其中前两本曾获广州市第二届文艺创作奖、广州市第二届“红棉杯”文学创作奖。

内容简介

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有上百年历史的南方古街——盐运东街的故事。古街内三代人经历了解放时期、文化革命、改革开放三个阶段。在大时代背景下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，传统和现代的冲突，使他们在历史和现实、理想和梦幻交织的矛盾中，组合成浓厚的都市变奏曲。

主 编：黄 黎

副 主 编：文 华

责任编辑：志 强

装帧设计：古太广告公司

责任校对：刘宝文

目 录

1/用心灵去聆听生命的声音（自序）

5/第一章

11/第二章

18/第三章

25/第四章

35/第五章

47/第六章

56/第七章

68/第八章

89/第九章

103/第十章

113/第十一章

122/第十二章

134/第十三章

147/第十四章

154/第十五章

169/第十六章

176/后 记

用心灵去聆听生命的声音

(自序)

随着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带来的憧憬、希望、祝福，《越秀人家》诞生了。她是写于世纪末和新世纪诞生之初，是个令人高兴的“千禧儿”，因为她也和我们一起，幸运地经历了两个世纪，经历了两个千年。

这是一个非常凄美感人的故事，发生在有上百年历史的南方古街——盐运东街，古街内三代人历经解放时期、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这三个阶段，所经历的社会历史演变带来了人生酸甜苦辣的悲喜剧。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，一群历经“文革”到改革开放的南方少年到中年人，一些在老街潮湿空气中发芽的年轻生命，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历经沧桑的灵魂，组合了一部有浓厚都市色彩的变奏曲。

小说充分利用广州市越秀区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，上百年的古街，与南汉主刘龚御花园的九曜石为名的小巷相通，这一带曾是当时的古湖，故附近有仙湖街、西湖路，附近还有清代的庐江书院（即何家祠）、许氏家庙、大小马站书院群等。在“一年一小变”中，保护名胜古迹，并把它们变得更好。本书利用这些为

背景，展示古城风貌，广州市、越秀区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反映了广州越秀风情。

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主人公，放在解放时期、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这三个重要阶段，通过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，使他们的人生经历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，解放时期两军对垒的婚姻失落和两岸对话而重逢，文化大革命遭受磨难，上山下乡和回城付出的辛酸代价，丢失读书黄金时代和参加高考、成人教育挽回青春的价值，因海外关系政审令初恋失落，改革开放带来五彩缤纷的诱惑，出国留学潮带走刻骨铭心的初恋，不完美婚姻受婚外情的挑战，对古老城市文化保留利用和改造旧城区的矛盾，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产生的网络之恋，使生活在南方古街内的这三代人的工作、爱情、婚姻因此遭受种种不同的坎坷和诱惑，虽然不能如意，但他们在历史与现实、理想与梦幻的交织中，仍然追寻着人类的信念与爱的永恒。小说中那些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，仿佛让你读到的是一部思想成长史上最无邪率真的一页。写爱情的祭典，让你看到了成熟季节女人的思考，那一组如歌如诗的爱情心灵独白。他们多么想回到当年那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洁真情之中，可在世纪末今天，一份追求和真情也许要付出几分代价，新世纪的现实既严峻又充满希望，他们就是这样在充满希望、诱惑、矛盾、困惑的心绪中艰难地寻求获得自身价值的人生之路。生命是一次单程不归的旅行，生命是一次短暂的消费。因为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它的弥足珍贵，因此，主人公们要不停的奔走。

“千年古河，仍能听到屈子慷慨的泣吟；古道尽头，仍能听到阮籍穷途的悲歌。人生何求？我一千次一万次地

问自己。在那艰苦困扰的山区岁月中，在这舒适明丽的大都市日子里，我都感到生命总是要奔赴。人生昭示我们，不为官场情场利场所缚，不为人间是非曲直所恼，不为物喜，不为己悲，只为心中的追求不懈的努力，为社会奉献自己，追求人生的真谛。虽然，这会苛求自己艰难自己，令自己生活得很艰难很辛苦，但我愿永唱一首奋进的歌，沿着无穷的斜坡，踏着荆棘丛藜，攀登高峰。无愧无悔无怨无恨，不论在途中，还是处于什么位置，还在继续前行，这便是我满意的人生。”

书中的主人公都很努力，却并没有什么显赫的成就，但他们只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静观潮起潮落，步入淡泊名利，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，努力追求人生的真谛。

这里所写的人物，只是源于生活并且艺术化而虚构的人物，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真实的人和事，作者只是借助她们和他们表现现实生活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没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”（摘自《南腔北调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）。此书还采用了广州市的一些粤语方言，很有地方特色。

不知从哪一年开始，书市上开始流行“老”字当头的书，也许是从“老照片”、“老城市”一类的书开始。酒是越陈越香醇，在流行太多的前卫文学的“疯狂”、“反叛”、“稀奇古怪”、“没有故事的虚拟”中，来点传统性文学，让那远去的历史、逝去的往事，带着沉重、感伤、痛苦、焦虑，给不爱读虚拟空间、幻觉文学的一代人，一种深层次的感受，满足人们回味从前的意念，吮吸

那里发出来的历史的声音，就好像找到了某种深度和韵味。我是个女性作者，无法像男作家写的那样有气势，但却可以写得细腻感人。我喜欢那种沉重、感伤、深度，觉得传统文学和前卫文学各有位置和读者。在一个物质生产高度整合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里，人只能作为一个环节、一个中介、一个手段而存在，生命存在的个人性被忽略和扭曲。所以，文学空间里的个人写作，以及这样的写作带给我们的文学体验，让原本自由、敏锐、丰富的人性得到一次舒展的机会。爱情和婚姻是写作的永恒主题，不论东方和西方，从古代到现代，爱情和婚姻的作品层出不穷，流传久远，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佳作，积累了无数人类视之为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描写历史的沧桑、事业的追求，离不开描写爱情和婚姻，因为人类社会不论伟人和平民，都离不开爱情和婚姻。描绘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，传达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，用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，用女性的心灵来感觉世界，用女性的理智来分析世界，用女性的情感来贯穿世界，用女性的智慧来结构世界，用女性的执著来揭露世界，是这本小说的特点。

这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王俊康、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启文、越秀区委副书记刘毅东、越秀区常委、宣传部长冯建标、越秀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谢慈保、越秀区文联主席黄梅华等领导的大力支持，我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！

就让《越秀人家》成为繁荣越秀文学园地的一朵小花，向新千年、新世纪献礼！

陈 明

第一章

春天，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，轻风微微吹抚着，如毛的细雨从天上洒落，大街小巷笼罩在轻纱样的雨雾里，清新，湿润，如画般的美丽。

“嘎——嘎！”随着一声清脆的刹车声，一部深红色的的士停在盐运东街口。

刘若兰从的士中走出来，她穿着一套白色的西装，里面是件紫色毛衣，一条紫色的丝巾系在脖子上，真是风情万种，高雅飘逸极了。

她轻轻地从车上下一个深蓝色的带轮子的行李箱，有些犹豫地看着做了农贸市场的盐运东街，然后又从容地手拉着行李箱轻盈地走入街去了。

市场泥泞肮脏，那些手牵着孩子、挽着购物袋的主妇不停地和菜贩们讨价还价，挑精捡肥的，根本无视于市场的脏、乱、挤，每往购物袋里放进一条鱼、一把蔬菜、一袋水果，她们的脸上就浮起了满足的笑容。

“老板，今天的韭黄新不新鲜？我要半斤，韭黄炒肉丝，是我先生最爱吃的一道菜。”

“老板，今天的柳丁甜不甜？我老婆怕酸。”

“老板，替我绞上两斤上肉，今天孩子们都回家了，我打算包水饺。”

“这玫瑰花好美！多少钱一朵？今天是我和我先生的结婚周年纪念日。我要一打最新鲜、最美丽的玫瑰花。”

若兰下车时的不适宜和犹豫在这熟悉的人群和声浪中不觉消失了，她的童年和青年是在这条南方老街度过的。只是童年时的盐运东街是安静、优雅的古街，青年时才有了这个市场。但她此时的高雅飘逸却与这个喧闹、脏乱的市场有点不协调，变得有点引人注目了。

“若兰，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？差点不认识了！”

一个邻居阿姨笑咪咪地问。

若兰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李阿姨，她高兴地说：

“李阿姨，您好！我刚刚下飞机，打的回到街口。想不到盐运东街还是这样热闹，拥挤得我刚才真不知怎样进来。哎，颖思呢？我放下东西就想找她，这么多年没见，真想和她好好谈谈。”

说到颖思，李阿姨带着心痛的神情说：

“颖思今天到出版社去了，所以我顶替她出来铺头卖东西。她生就官门，却下嫁给个体户。干着个体买卖，却常常想着写书、出书……我不多说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等颖思回来我让她来找你，你们姐妹俩好好谈谈吧！”

若兰多么想马上见到这个闺中好友啊，但她出去了，只好笑着说声“再见！”，就轻盈地拉着行李箱艰难地穿行在拥挤、脏乱的市场，回家去了。

走回那座熟悉的红砖花格窗式三层小楼，圆柱铁栅栏围着独门小院，院内依然绿树婆娑，淡黄色的鸡蛋花在绿叶丛中绽开笑脸，发出淡淡的幽香。若兰好喜欢这种幽幽的香味，她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幽香，离别多年，她仿佛在这淡淡的幽香中找到童年的梦。

走上二楼，她轻轻地敲门，门开了，久别的妈妈就站在面前，她扔掉手中的行李箱，扑到妈妈的怀里，含着泪唤：

“妈妈，妈妈！我多么想您啊！在英国读书和工作这么多年，多么不习惯没有妈妈在身边……”

母亲也含泪紧紧抱着女儿，这个自己独力抚养的女儿，相依为命的女儿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醒悟地说：

“若兰，咱们进去再说。你才下飞机，挺累的，快进门喝点热茶，洗个澡，换件衣服，咱娘俩再慢慢聊天吧。”

若兰这才放开母亲，拉着行李箱进屋。走进自己的小房间，依然是自己出国前的摆设，三十年代的西式单人铁床，漆着白漆的小书桌、小书柜、小衣柜，窗前还摆着一把陈旧的古筝，但全部都一尘不染，打开衣柜，自己的衣服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她深深感到母亲的温暖和爱。她拿出睡衣，到洗手间洗澡去了。

当她洗完澡，穿着旧时的家常睡衣，用毛巾边擦头发边出来时，感到十分舒服，这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家。

母亲仔细地观看女儿，还是那样的清秀，只是几年不见，却多了一份成熟。她关心地问：

“若兰，怎么这样突然回来，有什么打算？”

若兰一边用梳子梳理长长的头发，一边回答说：

“妈妈，从你和同学的来信里，都听说盐运东街要拆，都画上个‘拆’字了。我觉得很可惜，这是条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街，怎么说拆就拆，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挽救，如果不能挽救，也要回来向它告别，还有这里的邻居、同学、上山下乡的农友，都是我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的好友。啊，妈妈，我找拆迁公司前，想了解一下这条街的历史。”

母亲对这条生活多年、蕴含着她多少辛酸坎坷的老街很有感情，很舍不得离开这条街，也希望若兰能挽救这条老街的命运，于是她慢慢地讲起这条街的历史和她的遭遇。

盐运东街，因位于清代盐运司之东而得名。盐运司是国家掌握盐业的重要机构，虽然因年代久远，现在已不复存在，但附近古老的建筑风范仍然存在。30年代中期，台山、开平、四邑的一些华侨归国，看中这块旺中带静的“宝地”，纷纷在此投资建房。于是，约20座西式洋楼在这里拔地而起，独门小院触目皆是，静静伫立，仿佛一部无言的史书。

若兰的爷爷世代在此居住，30年代中期也赶时髦，在这条街把古旧的祖屋拆掉，建起了一栋三层的西式小洋楼，楼下还有个小小的庭院，种了两株鸡蛋花树和白兰花树，经常弥漫着幽幽的花香，树下还有小小的草坪。那时若兰的母亲刚刚大学毕业，嫁给了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父亲。这是个官僚世家，爷爷在市财政厅当官，太爷爷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，也曾任盐运司当官，据说刘家在此生活了很久，是当年南汉主刘龚的后代，家里还保存一些南汉时期的玉器。

1949年秋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乘胜追击，南渡长江，已经逼近广州，风声很紧。那天已近黄昏，夕阳慢慢地钻进薄薄的云层，红色的夕照蔓延了半个天空，若兰的母亲怀着六个月的身孕，正在白兰树下的藤躺椅上斜斜地倚着看书，等待丈夫回来吃饭。突然，庭院的小门“哗”地一声打开，丈夫飞一般地走进来，看见怀孕的妻子，急忙走上前，拉着她的手说：

“静，共产党很快要打入广州，我要在今晚随军队撤退到台湾，上峰不许带有孩子的家属。我们马上就要分别，虽然我很舍不得你，也很不放心，你还有几个月就要生孩子了，但我是个军官，军令如山倒，一定要服从。幸亏还有母亲在，可以照顾你。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会打回广州，我还可以回来看到你生下的宝宝。我来不及和妈告别了，也怕她一时想不开，不放我走，请你帮我告诉妈，照顾妈，真辛苦你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自己还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学生，走出家门的小姐。但也没办法了……”

丈夫的话，给还沉浸在新婚之喜和幸福小家庭中的静以狠狠的打击。她刚才还弥漫着幸福微笑的脸庞上，流着惊恐而辛酸的眼泪。她扑进丈夫的怀里痛哭着说：

“勇，你说的不是真的！不，不是真的！我们才结婚不到一年，我还没有承担一个家的思想准备，我们怎么能分开？你离开军队吧！我们可以过清贫的老百姓生活。”

勇把静的头从怀里捧起来，眼睛湿润地说：

“静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和妈，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当逃兵会被打死的。再见吧，希望我会很快回来与你们团聚。”

说完，勇硬着心肠把静推开，头也不敢回就小跑走

了。

.....

解放后，这幽幽的青石小巷，古朴的古老建筑，成了教师、医生、干部、作家生活聚居区域，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。

1979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为解决群众买菜难的问题，这里建立了盐运东农贸市场。20年来，市场既给群众带来方便，又影响了市容环境卫生，幽静的小巷变得充满了喧嚣的买卖之声，弥漫着鱼肉腥味。在今年开展“一年一小变”活动中，为整顿市容秩序，越秀区政府决定拆除这个市场，恢复盐运东街的古街风貌。一房地产公司征用了这一带，已画了“拆”字，要把这条有上百年历史的古街拆掉建新大厦。

若兰听后，心里真是感慨万分，她家几辈人在这条古街上生活，这条古街见证着她家几辈人的命运，是她童年的摇篮，有她少年的梦。她深深感到真要把这古街拆除，会让她和母亲失落，让生活在这条古街的人们失落，让生活在海外的这条古街的华侨房主失落。她想：我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保留这条古街，为自己，为大家，也为广州保存有历史意义的古街。

第二章

夜色像一朵花那样柔和地合拢起来，一条盐运东街就静静地匍匐在月光下，青石板路面和两旁的楼房也沐浴在月的清辉中，静静的空中流淌着一阵阵叮叮咚咚的古筝声：

幽植众宁值，芬芳只暗持。

自无君子佩，未是国香衰。

白露沾长早，春风到每迟。

不如当路草，芳馥欲何为？

这是以崔涂的《幽兰》诗谱曲弹唱的，诗人笔下的幽兰形象是寂寞自香、春风迟到、白露早沾，虽有“国香”美名，但命运不济，还不如路旁的凡草。

当这曲似曾熟悉的《幽兰》曲在盐运东街悄悄响起时，邻近楼房的何一鸣禁不住心中一颤，多么熟悉的古筝声，多么熟悉的《幽兰》曲调！是若兰，一定是若兰回来了。他心中一阵狂喜，不禁冲动地推开窗口，伸头往若兰